

中篇评书

宝瓶奇案

春三 甲 么树森 著 • 春三 甲 么树森

中篇评书

宝瓶奇案

赵连甲 幺树森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沈阳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富有传奇色彩的惊险中篇评书。清末，神匠陶瓷巧匠芦纯、王福烧得稀世珍品——钧瓷宝瓶，并进京献宝，不幸被蓄谋夺宝的东洋浪人三木混入同路。献宝路上，风波叠起，险情累出。在芦纯、王福、冯老头及巧英等正面人物的英勇斗争、机敏周旋下，终将外国浪人、昏庸官吏、教会爪牙、店房恶棍的阴谋和野心置于熊熊烈火。本书评书手法新颖娴熟，多知识，多情趣，令人品味。

书中附录王决同志的一篇访问记，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本书的艺术特色。

宝 瓶 奇 案

Bao ping Qi an

赵连甲 么树森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东印刷厂印刷

字数：122,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8,000

责任编辑：耿 瑛 王小铁

插图：马忠群

封面设计：耿志远

责任校对：潘晓春

统一书号：10158·864

定价：0.91元

目 录

- 第一回 夜沉沉倭贼囚巧匠
曲悠悠游子触乡情 (1)
- 第二回 烧钧瓷芦家出新秀
显绝技窑工获奇珍 (13)
- 第三回 闻凶讯入山避风险
秉忠心赴京献宝瓶 (23)
- 第四回 智闯山口逃离虎穴
夜宿客店骤起血灾 (34)
- 第五回 移花接木掌柜叫苦
金蝉脱壳凶手隐身 (46)
- 第六回 东洋浪人蓄谋下毒
保定民女仗义扶危 (58)
- 第七回 击堂鼓叶大人审案
鸣不平众百姓哄堂 (69)
- 第八回 三盅酒叶章施诡计
五更天芦纯缚绑绳 (79)
- 第九回 怀珍宝独走顺天府
访高官误闯雍和宫 (90)
- 第十回 路见奇冤肝胆欲裂
目睹丑剧义愤填膺 (101)

- 第十一回 凭酒肉老贴设罗网
趁酩酊义士出樊笼 (112)
- 第十二回 蒙奇冤含泪归故里
入险境忍辱拜亲人 (124)
- 第十三回 乘人之危掌柜使坏
助桀为虐知县扮医 (135)
- 第十四回 落圈套孤胆脱虎口
逢恩人携手甩追兵 (147)
- 第十五回 月照苇塘义女情切
血溅钢刀倭贼孽终 (159)
- 第十六回 铁骨铮铮荣辱不惑
忠魂幽幽烈火永生 (170)

附录 深入生活 借鉴传统

——访《宝瓶奇案》作者之一赵连甲.....王 决 (182)

第一回

夜沉沉倭贼囚巧匠 曲悠悠游子触乡情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一声枪响，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了中国，疯狂地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烧杀抢掠，那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给我们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那位同志说了：“这事不新鲜，这是历史呀，八年抗战是老一辈人都亲身经历过的事情，那时候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横行霸道，这谁不知道？”不，今天我要讲的可跟您所闻所见大不相同。这些野蛮成性的强盗，到了咱们中国的一个小山沟里，突然模样变了：

“跨！跨！跨！……”走路带响的大皮靴，一进这小山沟，是高抬腿轻落步，那大皮靴都不敢使劲着地了；那明晃晃寒气逼人的刺刀，一进这小山沟，“唰！”都卸下来了；那副横眉立目的凶相，一进这小山沟，都换上笑脸儿了；平常见了中国人张口就打，抬腿就踹，放开狼狗咬人，可一进这小山沟，见了人是垂手立站、笔管条直，显得那么文明礼貌，狼狗都戴上嚼子了；在别的地方看见中国人扯开破锣嗓子，不是“巴嘎”就是“三宾地给”！一进这小山沟，嘴里的脏词儿换了，现学了一句中国话，说又说不利索，绷着腮帮子一咧

嘴：“你——好！”知道的是问好哪，不知道的还以为谁踩了猫尾巴啦！

更奇怪的是：日本鬼子到这儿还学着积德了，在别处见了房就烧，到这儿给老百姓修桥补路啦；在别处杀人，到这儿派军医给老百姓治病；在别处抢粮食，到这儿用军用卡车拉来大米白面赈济黎民！

日本鬼子为什么一反常态哪？老虎戴素珠——假充善人，因为这座小山沟与别处不同，在鬼子眼里看来，这是一处风水宝地！

这座小山沟怎么那么尊贵呀？它又座落在什么地方哪？地处中原，九曲黄河的中游，我们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源地，许昌西部伏牛山下——河南禹县的神垕镇！神垕这个地方盛产着一种宝贵的珍品，历史悠久，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对此，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已垂涎三尺，梦寐以求。所以，进了这座山沟以后，千方百计地拢络人心。他们不单单为了捞到几件现成的珍品，而且想把当地人民传有千年之久制作这一珍品的技术统统地掠为己有！除了在当地施展各种狡猾手段，还四处明察暗访，寻找流落它乡、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

单说在河北磁县彭城镇内，有一户人家，老少三口，以烧窑为生，家里很穷。老两口儿都已年过花甲，就因为家境贫寒，儿子三十多岁了还没娶上媳妇。好不容易攒了几个钱，给儿子定了一门亲事，再过几天媳妇就要过门，谁想到却遭了一场杀身大祸！就在这一天夜里，突然一辆日本宪兵队的汽车“吱嘎”一声停到了院外。车门一开，下来两个日

本宪兵。院里的几户人家都被汽车声惊醒，每个人是大气儿不敢出，只有扒着窗孔、门缝往外偷看。为什么这样紧张？近来鬼子经常半夜抓人，被抓走的人有去无回，死活不知。这一家三口也都扒着窗帘看哪，不知道这场灾祸会落到谁家头上。“跨！跨！跨！……”就见俩鬼子越走越近，一直走到自家门前：“啪！啪！啪！”拍上门了。噌！一家三口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啦！老头儿、老婆儿，你看我，我看你……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降来！这时候要换别位老人非吓瘫了不可，可是这老两口经历非凡，就在这危急时刻，心里还暗自想着对策。那小伙子稳不住劲了，心里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在这时，“叽哩咂”，俩鬼子打开了屋门，他们闯进屋一瞧，黑古隆冬什么也看不清，说了一声：“灯的干活！”老头点着煤油灯，鬼子挨着个把这一家三口照了一遍。见老头儿白发苍苍，皱纹累累，虽年过花甲，依然是精神矍铄，二目朗朗有神！灯往老太太脸上一照，老太太把鼻子一捂：“哟，这煤油烟子呛人。”什么模样，鬼子没看出来，他端着灯还想往前凑，老太太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把鬼子推开：“远点，你胳膊窝有味儿！”嘎，再照那小伙子正在血气方刚之年，他手攥双拳，拉着一副准备拚命的架式。鬼子看罢，又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户口的有？”然后按着户口本问道：“芦纯的是谁？”老头儿应声：“我叫芦纯。”“你是芦纯的？好的，你跟我们走的！”老太太一把将老头儿拉住，那小伙子“噌！”跨前一步，用身子护住了老汉，母子只怕鬼子把自己亲人夺走。鬼子又看了看户口本，“啊，你是芦纯的女人，你是儿子的？”

嗯，一起统统去的！”敢情不是光抓芦纯一个人，是来抄家的！

夜深更深，芦纯一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鬼子带走了。院里的邻居们看在眼里，恨在心中，没有一家不替这三口人难过的。这一家子人缘好，又是老住户，安分守己，为人厚道，跟大家处得很和睦。象这样的老实人能犯什么罪？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呀？！

到哪里去？不但邻居们提心吊胆，就连坐在军车上的这一家子人也是莫名其妙。鬼子的汽车风驰电掣，穿街越巷，开进了一座大院。俩鬼子一前一后带着三口人往后院走去，过了一道门又是一道门，每道门都有鬼子把守。一直把老人带到最后一层院落，穿过走廊，进到一间宽敞阔绰的厅房。屋里没人，俩鬼子出去一个，没多会儿就听隔壁有打电话的声音。“叽哩哇啦”讲的日本话，不知说些什么，只有俩字他们听得懂：“芦纯！芦纯？芦纯……”

此时此刻，这一家三口是惊魂落魄，疑团难解。虽然不知道摊上了什么事，可心里明白：此处是鬼门关，看阵势这里是鬼子的杀人机关——宪兵队！能被带到这来，说明摊的事情还不小呀，只怕能活着进来，甭想再活着出去！

事出所料，就在当天夜里，三口人又被那两个鬼子宪兵带到了火车站，上了火车啦。深夜漆黑，也分不出个东西南北，只听见那列车：“空空空，空空空……”一个劲向前开着，这三口人心里可就更糊涂了，这是要到哪去呀？“空空空，空空空……”列车也不知行了多久，天蒙蒙亮，车到站了。他们随着鬼子走下火车，借着站台上灯光一看，站牌上

写着两个大字：“许昌！”

“许昌？”那小伙子很纳闷：听说许昌在河南呀，怎么出了省啦？老太太一听许昌两字心头一颤！仿佛影影绰绰明白了点什么，不由自主地给老头儿递了一个眼色。再看芦纯老汉，望着“许昌”二字目不转睛，一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老人两手微微颤抖起来，多年的往事涌上心头，脑袋里乱成了一团……

就在这个当口儿，忽听“交则给——”一声喊叫，押解芦纯一家的那俩鬼子“跨：”两腿一并，架起胳膊向远处立正敬礼。三口人回头一看，从站台那边：“跨、跨、跨……”走来一队日本兵。打头的是一个鬼子大官，个头不高，架子不小，挺着胸，扬着脸，眯着一只眼睛，看人是从上往下看。他在站台上走，两边的鬼子都向他敬礼，他跟没看见似的，理都不理。这官儿头戴战斗帽，身穿黄色军服，肩上佩戴着俩杠儿俩豆儿的中佐军衔，手扶着胯下东洋战刀的刀把，脚蹬高筒皮靴，还带着刺马针。年纪五十来岁，塌鼻梁，高颧骨，小嘬嘴儿，人中那留着一撮小黑胡儿，冷眼一看，好象趴着一个屎克螂。别看他眯着一只眼睛，睁着的那只眼睛真是凶光毕露，盯人一眼跟扎一锥子似的！这老鬼子平时如同凶神下界，从他那低沉的嗓音里要发出一声命令，不知有多少中国人要人头落地。可是今天，他远远看到芦纯老汉，不由心花怒放。说来，这一年多他没乐过，怎么乐都忘了，一见芦纯他把乐又想起来了。眯着的那只眼睁开了，嘴也张大了，离芦纯越走越近，笑纹越来越多，人还没到，先把笑声递过来了：“嘿嘿嘿……”这一乐，胆小的非



让他给吓趴下不可！

老鬼子手拍着芦纯肩膀，亲热地说道：“老人家，我接您来啦！已经等候多时。噢，不用问，这二位是您的家眷喽？幸会！幸会！哎呀，老人家您这么大年岁，又坐了长时间的火车，辛苦啦！好在您的身体还很硬朗。如果一路之上有什么慢待之处，还多请原谅。我来言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三木次田。虽然你我素不相识，但一见如故，就请您把我当成知己的朋友吧，有什么事都不要见外。您休息的地方早已安排妥当，有什么话咱们另找时间再谈。请，请，请！”嘿，从这个老鬼子的言谈话语之中，听得出来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如果闭着眼听，这些话绝不象是从一个日本人嘴里说出来的。

三木次田把芦纯一家三口送到了所谓休息的地方。三口人一进屋全愣住了：里外套间，方砖铺地，红木搭床，床上缎子被褥、绣花枕头。迎门一张镶着云石面儿的八仙桌子，两把红木雕刻的太师椅子。满墙字画，屋里的摆设古色古香，十分讲究。三口人想：这阔气，这派头，这地方是给我们这样人家住的吗？三木说声：“你们一路辛苦，先休息休息。”说完退出屋去，“咯叭”一声，他把门倒锁上啦！

哎哟，一家人关在屋里都跟驾了云似的，心里没着没落。小伙子憋闷了半天，问了一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问爹，爹不言，问娘，娘不语。“唉！”小伙子一着急，一拳把八仙桌上的云石桌面儿砸出了裂纹。就这样，那老两口谁也没有说话。芦纯老汉紧锁双眉，心事重重：那一夜间“空空空”火车轮子的声音在他耳边响着；站牌上“许

昌”两个黑字在他心里闪着；鬼子三木的笑脸在他眼前晃着……把他脑袋里搅了个乱七八糟，嗡嗡作响！怎么想也觉得是走投无路。想着想着：“嘿嘿，嘿嘿，嘿嘿……”他乐起来了。老太太这个心烦呀：“啥时候了，你还乐？”“咱应该乐。看情形这个叫三木的日本官儿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呀！发愁挡不了死，顶大不就是一个死吗？咱就别给自己再添烦恼了，干脆咱呀，都乐乐呵呵地死！”“嗯，这话也对。”“三木不是说让咱先休息吗？那咱就先休息。”

“对，歇着！别看他这床软乎乎儿的，我还躺不惯！”“那你愿咋歇着就咋歇着。”嘿，到这节骨眼儿，一家人倒豁上啦！

天至中午，三木笑呵呵地推门而进：“老人家，休息好了吗？我……”三木一看这个气呀，三口人有床不睡，有椅子没坐，都在墙犄角儿那蹲着哪！仨人见三木进来，身子连动都没动。三木赶忙说道：“老人家，我一再对您讲不要客气，而您……”嘿！怪我照顾不周。午饭已经备好，我陪你们一起去用饭。”

三木陪同芦家三口走进餐室。这餐室更阔气！那真是灯红酒绿，富丽堂皇。窗上挂着锦缎的窗帘，墙上贴满名家字画，屏风雕刻“福禄寿喜”，四周摆着鲜花盆景。再看桌上：山珍海味、冷热荤素、五味佳肴、香气扑鼻。上菜的都是日本兵，来来回回穿梭一般。旁边条案上还放着一架唱机，不知是弦不足还是唱片太老，“吱儿哇儿”地跟宰狼似的！就这席面，芦家三口见都没见过。可那芦纯老汉夹这一筷子摇摇头，吃那一盘子撇撇嘴，似乎都不大可口。三木说：

“老人家，今天特意为您一家接风洗尘，略备点儿简单的酒菜。如果您吃着不合口味，想吃什么尽管说，还是那句话——不要客气。许昌名厨甚多，中西餐皆有，猴头燕窝，菜蟒银鱼，您可以随便地要。”“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

“您自管点。”“麻烦你，给我煮一碗面条吧！”哟，憋了半天才要了碗面条！三木回头下令，让厨师赶忙下面。别看他心里骂着，脸上却堆满了笑纹：“老人家，怪我一时疏忽，考虑不周。今天虽说是顿家常便饭，但意义不比寻常。我应该知道您是喜欢吃面条的，这是您的家乡饭嘛！嘿嘿……芦老先生，因为您是地地道道的河南人嘛！”三木一言出口，芦纯老汉不由心头一愣！怎么回事？芦纯老汉确实确实是河南人。但是老人远离家乡已有四十多年，与家乡亲友又从无来往，这个叫三木的日本人，他怎么会知道哪？到了这个时候，芦纯老汉对三木为什么把他从河北带到河南，又这般盛情款待，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旧恨新仇一时激起老人的满腔愤怒，他暗暗下定决心：三木，任凭你诡计多端，休想摸清我的身世，我宁死也不能承认自己是河南人！芦纯想罢，说：“不不不，我是河北人。”“噫！老人家不必惊慌。来！先喝一杯酒压压惊。请不必多虑，您今天是荣归故里，重返家园……”“啪！”芦纯把酒杯一放：“三木先生，我看你是认错人啦！”“什么，我认错人了……”三木气得立刻瞪起双眼：“你……”他刚要发火儿，那只左眼又眯上了。这是怎么回事？三木有个习惯：一发狠两眼就瞪起来，一想坏主意那只左眼随着就眯上了。他冷笑了一声：“嘿嘿，我认错人了，不会的。您是哪里的人，咱暂不争辩，你

们中国有一句名言——纸里包不住火。您一家远路而来，饭后先休息休息。今天晚上，我请您一起看戏！”芦纯老汉从三木的话音里听得出：这戏中必然有戏！

晚饭后，三木与两名日军换上便装，陪同芦家三口走进一家戏院。戏院里有散座、包厢，可坐数百观众。几人进了右侧头等包厢。两名日军和那母子二人坐到后排，三木特意陪着芦纯坐到前排正座。瓜籽、糖果、茶水、香烟早已有人摆好。这还不算，每天开戏之前连打三通，今天全免。三木、芦纯刚刚入座，台上锣鼓齐奏，戏开了！“梆梆梆！”伴着清脆的梆子敲打，板胡拉起： $(5 \quad 5 \mid \dot{1} \quad 7 \mid \underline{6765} \quad \underline{356} \mid \dot{1} - \mid \underline{700} \mid)$ 什么戏？河南梆子——豫剧。板胡是豫剧中的主弦儿，那琴声悠扬悦耳，婉转动听，一抖碎弓，颤颤悠悠，使人听来如泣如诉。芦纯老汉听板胡一响，顿时心内难以平静。土生土长的芦纯，背井离乡几十年了，今天又听到了自己家乡的乐曲，老人怎么能不觉得亲切，怎么能不激动啊！河南人有这样一句话：“豫剧一听，不穿棉袄也能过冬。”说明河南人热爱家乡戏的感情有多么深厚。坐在芦纯老汉身边的三木，左眼一眯，烟卷一叼，身子往下一出溜，后脑勺儿枕在椅子背上，显得那么悠然自得。您可听明白，他睁着的那只眼可没往戏台上看，细细地观察着芦纯老汉的神态！他眼睛盯着，嘴里还自言自语地说着：“河南梆子美呀，真迷人哪！这曲子乡土气息多么浓厚，一听就能把人带到了中原大地，可称是真正的乡音啊！老人家，请问您听着有何感触呀？”芦纯点了点头，“我也很有感触。”“好，说说您的感触。”“我听这梆子

敲得闹得慌。”“闹得慌？”“再有唱的这戏词儿我也听不懂。”“听不懂？那好，我来给你讲解讲解。”说话间，台上一撩帘儿，走上一位坤角。身穿青缎夜衫，肩挑一条扁担，面带愁容唱着大口儿的悲调。台上戏唱着，台下三木的戏也随着演开了：“老人家，这出戏名叫《井台会》，是我为您特意点的。您看，出场的这位妇女是李氏三娘，说来这个李三娘是您同乡人呀，不仅同省，而且同县，她乃残唐时代阳翟人氏。古之阳翟，今乃禹县也！”嘿，这个日本人还踉上啦！芦纯老汉哼了一声：“哼，要说我跟她家还真没隔多远。”“噢，相隔有多远？”“只不过隔着一道黄河。”三木这个气，说了半天他还是河北人！芦纯说完把脸一扭，不动声色，对这出戏显得毫无兴趣。可是毕竟演的是自己家乡戏呀，他怎么能不动心啊！老人已年过花甲，从青年时流落他乡，本想今生今世再也难喝到自己的家乡水了，万没想到会这样突如其来地回到了故土。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芦纯老汉犹如五指抓心，几次眼泪就要夺眶而出，可是身边的这个日本人洋洋得意，就是要等着老汉流露出真情。怎么办？有眼泪也得往肚子里咽！三木一旁很高兴，嘴里还是滔滔不绝：“这个李三娘是个苦命人哪，她的丈夫离家一十八载，音信皆无。她的丈夫是谁哪？刘高，刘知远。根据我对汉学粗浅的研究，这个刘知远乃是五代残唐的一位皇帝。老人家，您的家乡称得起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说到这，台上的戏进入了高潮，演员表演的感情真挚，唱腔一落，台下掌声四起。三木拍着巴掌也跟着叫好：“好！好！这个刘知远并不是一个铁打心肠之人，思乡之情，人皆有之。中国不是有

一句俗话嘛，树高千尺，叶落归根。刘知远出门在外，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梦中也会常常回到离别的家乡啊！但他国事在身，虽有家园而不能归去，这是多么使人同情啊！老人家，刘知远只不过离家一十八年，您可是离开家乡已经……怎么不说话啦？”他回头一看，芦纯叉手抱肩，歪着脑袋

“呼儿呼儿”地睡上啦！三木一生气，两只眼都瞪起来了：“戏不看啦！芦老先生，我说您是河南禹县人，你不承认。不承认不要紧，是真是假等到明天定会水落石出！”

次日清晨，三木次田让芦家三口乘上一辆白骡子驾辕的轿车，他骑着一匹大青马，十几名护兵马队随在车前车后，一起出离了许昌。开始是一漫平川大道，走着走着前面有山了。芦纯老汉在车上看着，这条路越走越熟。再看，轿车已经进入了山口。三木下令：“停车！”他用日语向手下做了一番布置，回头向芦纯一声狞笑：“老人家，请下车吧！嘿嘿……我说你是此地人，你概不承认，到了这儿你还能争辩吗？”说着他转身抬手一指：“看！前边就是生你、养你的故乡——河南禹县的神垭镇！”